

新书摘

一个人的阅读史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美学热”中，李泽厚被青年人尊为“精神导师”。而在李泽厚的成长过程中，他读过哪些书？从开蒙到大学毕业，阅读给他带来了哪些影响？让我们沿着李泽厚先生成长的脚印，一起来看看他的青春成长书单。

李泽厚：阅读陪我度过人生第一场精神危机

□杨斌

开蒙：母亲教读《幼学琼林》

1930年6月13日（农历五月十七日），先生出生于汉口。

11岁以前，辍学，母亲教读《幼学琼林》。读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，喜武侠小说。中国武侠小说里面的“定身法”“鼻孔里哼出两道光”等描述虽然荒诞，却也颇能满足儿童的想象力。

小学：大读福尔摩斯，甚为喜欢

1941年，父由湖南邵阳调江西。“父亲的收入每月有二百多块，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好。我很快就吃过巧克力、烧烤等食物，而且在家里很受宠爱。记得抗战中，随全家从湖南调江西，坐的是带篷的卡车（运一些行李），前面司机旁边那个位置永远要么是我父亲，要么是我祖母。可我总是坐在前面，他（她）们抱着我。我母亲和弟弟就从来没有这个待遇，从没坐过前面。”

在江西赣州插班保粹小学毕业。大读福尔摩斯，甚为喜欢。作文受老师激赏。

初中：曾有一场精神危机

1942年，十三岁。在赣州上中学。是年，曾产生“精神危机”：“初中一年级时，曾有一场精神危机：想到人终有一死而曾废书旷课数

日，徘徊在学校附近的山丘上，看着明亮的自然风景，惶惑不已……”

秋，父亲于江西吉安去世，未及见最后一面，终年38岁。父亲去世后，家境一落千丈，因为父亲从不攒钱，没有什么积蓄。靠父亲工资维持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，母亲带全家回湖南宁乡，教小学谋生。插班入蕲江中学读初中。

“那时我没有与任何人来往，独自读着艾青的诗、艾芜的小说、聂绀弩杂文，生活极其单调穷困。”蕲江中学离家三十里，每周往返一次，回家过星期天。和表姐是同班同学，家同在便河老屋，总愿意邀表姐同路回家。有时一个人走，为了打发时间，只好在路上背要考试的古文，背不出来，就拼命想，这样不知不觉走了不少路。

自父离世后，开始大量阅读鲁迅著作。尤对欧阳凡海著的《鲁迅的书》（桂林文献社，1942年）印象深刻，称是对自己思想、理论、治学影响很大的书。“感受到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比如，过春节，同住在一所大屋的亲戚们大鱼大肉，鸡肥鸭瘦，热闹非常；我们一家母子三人肉片豆腐，蛋羹一碗，冷冷清清……我就是这样，不是由大富而是由小康人家一下子坠入困顿（但也不是赤贫），我更深感触到的与其说是残酷，不如说是虚伪，人情冷暖中的虚伪。所以我最恨虚伪。”

为让两个儿子上学，母亲甚至跑几百里路去教书赚钱，备尝艰辛。时有人说，等儿子长大，你就可以享福了。母亲回答：“只问

耕耘，不求收获。”

高中：“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”

1945年，十六岁。初夏，从蕲江中学初中毕业。考取著名的湖南省立一中、一师，因交不出学杂费，入吃住均不收费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当时，一师校址在安化桥头河。徒步四百余里去学校，路上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。

1946年，湖南省立一师迁至长沙岳麓山左家垅山坡上。

1947年，十八岁。学校政治空气保守、沉闷。苦闷至极，想找党组织。受过恐吓，挨过打，行李、抽屉等被搜查。

星期天经常过江，在书店看书，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。“正是在这种大量的阅读和比较中，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。”

上课时偷偷地在课堂上看自己爱看的书，有些书是禁书，要冒风险来读。正因为不是被动灌输而是主动接受，所以印象特深。从初中起逐渐养成了读书时独立判断的习惯。“应该说，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，不喜欢空洞、烦琐的东西，比较注意书籍、文章中的新看法、新发现，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、讨论……这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贫困、认真、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。”

“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我已经看了一些哲学书了，像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，翦伯赞的《历史哲学教程》，葛名中的《科学的哲学》等

等，其中周建人编译的《新哲学手册》中有马克思的节译，好像是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第一章，记不准确了，只记得很难啃，硬着头皮啃下来了，对自己影响很大，那大概是接受马克思的起点。”

大学：兴趣仍在哲学

1949年夏，报考武汉大学、北京大学哲学系，同时录取，选择上北京大学。家贫，因买不起到北京的车票，迟到一个多月；为筹川资曾想去卖血，因身体情况不佳被拒。到北京大学时被高班同学梅得愚戏称为“状元”。学校通知其免修大一国文、大一英文，开始学德文、俄文。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生活异常艰苦。曾因买不起牙膏用盐刷牙，因买不起笔记本只用活页纸。学校每月发三元钱生活补助，都寄给正在上中学且也失怙恃之堂妹。但乐观，作激情演讲。

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论课。不满当时照搬苏联的许多课程。经常逃课，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自修。由于买不起书，经常挨饿进城看书，朝去晚归，站立书店竟日。

听石峻、任继愈、齐良骥等老师的近代思想史课。

开始研究谭嗣同，后来发现研究非常之难。“现在看来，为时略早一点：自己太性急了，在基础还不够宽广的时候，牺牲了许多学外文和广泛阅读的时间而钻进了小专题之中。”

兴趣仍在哲学。“在美学讨论

之前，我就喜欢美学了。大一就自己读英文美学书。在初中时就是文艺爱好者，以后，对哲学有兴趣，也喜欢心理学，而在美学里，这三方面结合在一起了。”

1952年，听理夫等青年教师的联共党史、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课程，自己大读西方哲学史。开始研究改良派和康有为。借用任继愈老师借书证借书，摘录线装书资料。当时学生允许借书五种，教师三十种。

1954年6月，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。肺病咳血。同年冬，作七律一首：

浮云翳日洛阳城，
化作长蛇海上行。
常州月冷嘲孤客，
历下舟横满戍情。
憔悴年华羞旧识，
蹉跎疾病恨书生。
旧叶已随流水尽，
归来又听读书声。

（摘自《思路：李泽厚学术年谱》，标题、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，内容有删节）



《思路：李泽厚学术年谱》
杨斌 编著
世界·观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